

钱春绮(1921—2010)，江苏泰州人。中国德语文学资深翻译家，著名学者。笔者上世纪60年代初在北外求学时，曾读过钱老的译著海涅《诗歌集》，还知道他是弃医从文的译家，甚为钦佩。谁料历经三十多个春秋，竟与他相遇相识了。

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钱老位于静安寺附近的旧房拆迁，大华新村的新居还在装修，他就在女儿家临时过渡住着。她女儿住梅陇五村，我当时住梅陇六村，中间仅隔一条小马路。可我哪能知道钱老是我“咫尺天涯”的近邻呢。

某天，我的同乡校友、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梅良朋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神秘兮兮地说，他要“顺道”来看看我。来来来吧，身边却多了个蔼然长者。不等我开口，梅良朋就介绍说：“这是钱春绮先生。”我真有点发蒙！心仪的大译家就这么“直接地”出现在我面前，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寒喧闲聊，才知道是梅良朋执导的“惊喜剧”。

他俩从钱老女儿家过来，步行也就十几分钟。那时梅陇地区有点荒僻，周围还有不少农田呢。午膳饭点，我就在学校食堂点了几个小菜招待他俩，真不成敬意。饭毕，梅良朋就携钱老外出“公干”了。首次晤面，没想到钱老衣着那么“寒素”，蓝布中山装穿得已经花白。他态度谦和，轻言细语，带苏北口音，活脱脱一个老工人模样，令我诧异。

在梅陇和大华新村，我拜访钱老数次。钱老也来我梅陇舍间小坐。我向他提出那个久久蛰伏的、抓得我心好痒的问题：他的“弃医从文”。原来，他1946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多年任中医眼科和皮肤科医生。他哥哥是开药厂的，做着兄弟同心、

忆钱春绮老

黄明嘉

其利断金的美梦。无奈钱老内心的文学梦种子太过顽强，更兼上世纪50年代已有译著托底，钱老遂于1960年断然摒弃“悬壶济世”的营生，转而当起斡旋于“二主”（原文、译文）之间的“仆人”来了。（一仆二主，殊不易也。）

钱老对我的藏书和译著颇为关注，久久伫立于书架前，浏览翻阅着。他说他近期无时间译《歌德谈话录》，问我意下如何，可否帮个忙。我感谢钱老的信任。那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根据教育部课外读物建议编选的学生必读文学名著书系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久他与出版社谈妥，由我翻译。译完后，我写了一篇长长的《译者序》——《歌德：德意志文化的灵魂》，以启迪后昆。

我是“外来户”，上世纪80年代末才从武大到上海，人地生疏，钱老便主动推荐我加入上海译协，

使我得缘接受这个大师辈出的文人社团的泽溉，促我附钱老一类大师之“骥尾”，做点薪火相传的工作。

我译《歌德谈话录》，原文是钱老本人收藏的柏林建设出版社1959年德文版本。书内钤有一枚闲章。初始，我看这枚闲章——“钱春绮读书”——觉得它寡淡如水，了无文人气韵。博识淹通的钱老怎么刻了这么直白浅显的图章？再不济也得刻个“泰州钱氏藏书”啊。后来我想通了。钱老一生都在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他通晓五门外语，国学、译学和美学知识宏富，底蕴绝非一蹴而就，其高峰也不是朝立一旨暮即成宗的。“读书”是他成就大业的秘诀，也是他的本性特质，还暗含自谦自励的意思，总之概括了他的人品。我每去钱

老大华新村寓所，见家中陈设简单，唯独书籍报刊满屋四处堆叠，书香四溢。我与李永平先生（现中国德语文学学会会长）的友谊始于合译冯至先生留德博士论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在世纪之交的“尼采热”浪潮中，永平兄为漓江出版社主编一套《尼采文集》，请我译其中两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快乐的科学》。二书问世后，钱老认为后者的书名应译“快乐的知识”为好。他好像随口说说，我却记在心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了此书节译本，书名就改译成《快乐的知识》。在一次会议上，有人问我为何要改译书名，我说这是钱老的建议；接着辩称，德文Wissenschaft（科学）原本也有知识的释义。其实我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后来我在重印版里增译了此书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腾越

陆继枬 摄

据说，母体会忘记生产的痛苦以便下一次的孕育。此时此刻，看着香香软软的小孩，摸着不再会有胎动的肚子，我才意识到这好像是真的，距离生产还没有很久，我已经渐渐回忆不起当时那些具体的疼痛了。只是“妈妈”这个新的身份，已经像烙印般刻进了我的身体里、生命里，再也无法抹去……

去年，做了个妇科腹腔镜手术，医生告知为了避免复发，建议尽快怀孕生子。这下，把我们的备孕计划向前推进了好几个进度。验孕棒上测出“+”号时，我没有多少高兴，反而还有点蒙，那么短的时间身体完全恢复了吗？会不会对小孩有影响？接下来应该要做哪些事情？满脑子闪现着一连串的问号。

早孕反应很快就不请自来了，恶心、干呕、心慌，胀气到没法平躺睡。曾经以为的孕反是小说或是电视剧里描述的那样，亲临才知道原来这个过程的个体差异是如此之大，各种负面情绪常常如潮水般翻涌。直到有一天，去医院产检做B超，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突然间，像是从远方传来的鼓声，一声接一声，由远及近，愈来愈清晰，我忽然意识到，这是胎儿的心跳，它的极速和力量仿佛在宣示着要迫不及待和这个世界交手，生命这个词在这一瞬间变得具象化，冲击着我的内心。

进入孕中期，身体的不适感在某一天突然缓和了。四月的一个周末，和爸妈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踏

Pütz版编者普茨对书名的解释：“书名将思辨和情绪二者结合起来，将探求知识和求知者的快乐情绪结合起来。”此书KSA版的编者科里说：“尼采认为追求客观而纯洁的认知比追求任何东西都值得。”关于“快乐的”这个定语，科里的解释是：“快乐是一种对彼岸世界有深切认知的心态，它以怀疑为前提，能产生逾越边界的力量……”

钱老腹笥渊博，他抓住此书求知和认知的主旨，才有那个改译书名的高见。但是，为了照顾我国读者的阅读理解习惯，



腾越 陆继枬 摄

蜷身倚柱懒睡，任游人如何议论如何撩拨，不为所动，兀自睡着。人以宠物视猫，殊不知猫以过客视人。我将此猫称作释迦猫。此猫与围塔绕飞的麻燕一样，它们才是释迦塔的主人，甚至，就是释迦塔本尊。而眼前的人们，不过是匆匆来去，潮起潮落。对此，它们已然见得太多了，根本没有推理的兴致。

这一千年里，风雨侵过，雷电击过，炮火袭过，却犹兀立，只静静在光影与岁月里，禅定，与时俱老，与天不朽。

应县木塔禁攀登，本意当然是为了保护，而我以为，还有更深的效用。因为，禁得了人，却禁不了猫雀。禁人则远俗，不禁猫雀则通天。只可远观，不可近玩。远观则敬，近玩则衰。释迦塔，因而更加超凡绝尘。

初为人母

张胤

青之旅。开着车边聊天边感叹沿路的景色，我忽然感觉肚子动了一下。轻轻的，好像在肚子里吹了一个泡泡。这不会就是胎动吧，我好奇、欣喜又不确定地和家人分享这种感觉，母爱在这一刻悄悄萌发了。

做大排畸那天，因为查出胎儿有个软指标，怀疑和染色体异常有关，我直接被拖去手术室做了羊水穿刺。或许是之前检查太过于顺利，那一刻我彻底破防了，那天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医院里哭成泪人，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对于小孩的爱和担心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所幸结果都正常。

40周+3那晚凌晨两点，被一阵阵宫缩疼醒，老公火速把我送到医院。我静静地待在产房里，按照助产士要求的步骤一步步来……当一团软乎乎、温暖的东西被放在我的胸前，泪水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此时此刻，我破碎的身体与填满的内心，层层递进的折磨与看着他的幸福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身体比情感更诚实地搂着这个小只的新人类。无法想象在这之前，我们两个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现在回头看这段经历，让我对生育本身和自我性别有了新的认知。确实，这条路上的很多关口只

能由女人自己走，无论身边的家人如何关心、如何支持，而这些生理性疼痛和心理上负担，还有那些不可逆又容易被忽视的生育损伤，也只能由女性独自来扛。“生育绝不是一次田园牧歌式的体验，而是混杂着血与泪的过程”。此刻，窗外的阳光明媚让人觉得眩晕，小孩正安静地躺在我的妈妈身边，我意识到，现在家里有两个妈妈了。曾经的“妈妈”是过去，是我不曾存在的时间，后来的“妈妈”变成了我的现在和未来；我和我的妈妈拥有了共同的身份：在她和小孩的相处中，我好像看到了她在我没有记忆的婴儿时期爱我的样子。母爱像是一场轮回，让我的生命变得完整，也在我的小孩、我和我的妈妈之间，产生了新的情感链接。

该怎么形容当妈妈呢？大概是漫长难熬的孕期，是骨开十指的疼痛，是乳头皲裂的痛，是破碎的日日夜夜，是失去自由的月月年年，但也是那个小孩喂奶、玩耍时对你毫无保留的笑容，是他看向你时清澈的眼眸，也是他百分百信任你、爱你的拥抱。而在这个盛大的生命情感体验里，我也触摸到那个更深层、更私密的答案——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清单上的一个勾，也不是为了谁的期待，而是在养育一个生命的过程中，重新学习如何去爱、去感知、去被打动。

是啊，明知在这个年纪当妈妈会很难，而这又仅仅是个开始，但我依然落子无悔。

枝杨，上海郊区曾大量有过的一种灌木，我在“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中看到屡有记载，乡镇旧志中也有记载，现举二例：“枝杨，灌木，干臃肿，叶如柳而阔……至冬月用其干为篱之桩木，曲其枝条，杂以甘棵，编扎成篱……每岁四月，开小白花。”（《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八）“杨柳……一种名枝杨，居人种以结篱。”（民国《法华乡志》卷三）我将“枝杨”树名记入了全国第一部自然村志《褚家塘志》2010年版，2019年村第2版时增写了如下文字：“枝杨，又写作紫杨，落叶灌木，树干矮而臃肿，4月开小白花，微有香味，常用作绿篱围掩宅基，称‘枝杨圈’。冬天曲其枝条，杂以看棵修补篱洞。1970年代之前，每个村庄都有种植，现已断种。”这段记录，后来我把它移到《东吴志》中，原东吴村的各个宅基都有枝杨和用枝杨做成的枪篱。在新编地方志书中，这应该是最早、也是唯一记录枝杨的村志。

对枝杨最深的印象，一是刺毛虫，二是结枪篱。夏天常有刺毛虫爬在枝杨叶子上，浑身绿色，有条纹，非常漂亮，非常醒目。全身长满刺毛，据说每根刺毛就是一根空心管子，里面装着毒液。人们路过时，都会小心翼翼，离得远远的。但总有人被刺。大人说，虫身上的刺毛自家会落下来，飞到人的手臂等处皮肤上，奇痛难熬，且久痛不止，好像有根针在往里刺，但仔细看，又什么也看不到。那时农村也没有什么药，最多搨一眼万金油，也没有用场，故夏天时常会听到小孩被刺后经久不息的痛哭声。我自然也碰到过，印象极深。

在老宅上时，凡是独立的小菜园，为了防止鸡鸭众生闯进去乱吃，各家一般都会在一圈四遭种上枝杨作围篱。我家的枝杨是老祖宗种在小菜地周围的，每棵高过大人的头。每年冬天枝杨落叶后，围篱上就会出现一个个空缺，鸡鸭可钻进去，所以每年都要修补。方法是将其枝条弯曲，杂以看棵（植物名芒），将大小围篱围一一补好，并用稻柴绳打结固定，这在方言中称“结枪篱”。这生活要两个人做，一个篱外，一个篱内，或者说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小时候一到冬天，我和弟弟经常同父亲做这件事。打结有点难度，只有父亲会，我和弟弟只能做下手。

我因研究方言，想到用“照图”的方法让方言老词活活起来，并更易于理解，就拍摄跟方言词语搭界的实物，准备编本“图鉴”。可是，原来到处能见到的枝杨，竟然不见踪迹了。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为拍摄绞圈房子、拍摄野草野花乱跑，到一处留心一处。其他想拍而有难度的，如臭梧桐树、麻将棺材草等，而且还是带花果的，都被我拍到了，就是枝杨，一点进展也没有。我还在朋友圈发微信，请外区县的朋友帮我留心。也有朋友很快发来照片，有浦东的，有浦南的，其中一个还是在崇明拍到的，但我一看，都不是，连外形也相差太远了。如果我会开车，我一定到浙江去、到江苏去，到更远更偏僻的农村去，到那些还没有城市化的地方去，我就不信拍不到！但这只能是假设而已了。

枝杨啊，现在啥地方还有？

黄精食补亦有禁忌

朱为康

黄精自古被视为养生之品，但它的地位和作用与人参、当归等常用药材并不相同。最早在西晋《博物志》中，黄精被称为“太阳草”，用作道家辟谷的饵食，据说能延年益寿。唐代出现九蒸九晒的炮制方法，主要为延长保存期。宋代典籍提到它甚至可在灾荒时作为粮食充饥。直到明清时期，黄精才逐渐进入中医临床，被描述为能安五脏、补虚损、健脾胃、润心肺，但相关功效大多宽泛。

黄精药性温和，效力缓慢，《本草蒙筌》就强调“旋服年久，方获奇功”。这意味着它需要长时间服用才能起到作用，更接近食物而非强力药材。凡是标榜“久服才能见效”的药物，一般功效有限，难以在短期内治病立竿见影。黄精最适合作为养生的辅助调养，而非应急治病。

然而，黄精并非人人皆宜。清代《本经逢原》指出，阳衰阴盛者不宜服用，易出现腹泻、胃胀。《本草求真》也记载，如果体内痰湿偏重，黄精会进一步助长痰湿，反而加重不适。可见，脾胃虚弱或有痰湿困扰的人并不适合长期食用黄精。

现代养生人群需要注意几个要点。其一，黄精作为药食同源之品，可以用作调养，但应以三年五载为单位长期服用才可能见效。其二，黄精应呈甜味，若带苦味则质量不佳，不能入药。其三，九蒸九晒的工艺是为了防止腐坏，临床使用时不必拘泥于此。最重要的一点是，脾胃功能不佳的人不宜盲目服用，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黄精的食补更多体现在其文化与价值意义。任何补品都有适用人群和禁忌，只有辨证使用，才能真正发挥其养生作用。（作者系上海市中医医院肿瘤科行政主任）

七夕会

这座辽代佛宫寺释迦塔，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纯木构塔楼式建筑。这是我的故地重游。2001年，作为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联合考察队的一员，我曾来此，入楼登塔，层层盘桓而上，得见塔内真容。此后两年，即禁止登塔。

即便如此，塔仍以每年两毫米加剧倾斜。即便如此，塔幸还在。我要带我女儿来，完成两代人的接力。

是日，大雨，天寒。但阻不断我们的朝觐路。

以美国入魏特夫的讲法，辽不同于北魏等渗透型王朝，而被定义为征服型王朝。我以为辽绝非征服型，而是继承型王朝，辽有继承唐朝法统的清晰自觉。现存八大辽构，其体态舒展，体格壮观，比于唐构毫

不逊色，比于宋构则更得唐人气象。辽大规模兴建巨构，既有礼佛祈福的切近驱动，更有彰显法统的深远立意。故唐法统一分为二，唐辽概念，可与唐宋并行。

应县即古应州，石敬瑭所割让幽云十六州之一也。辽人建此塔巍巍然于应州宋辽边境，就是以高临

在应县木塔

姚渊

下之姿，向南朝自证：辽才是得了传国玉玺并修成通天塔的法统所系，天命所在。山、树、塔，均有通天受命的神性。瞻仰辽构，即是证见中国之伟大。我要在屏息凝神与叹为观止的亲身证见之中，在我女儿心底种下这枚种子。

木塔回廊，柱础之下，有一猫，

蜷身倚柱懒睡，任游人如何议论如何撩拨，不为所动，兀自睡着。人以宠物视猫，殊不知猫以过客视人。我将此猫称作释迦猫。此猫与围塔绕飞的麻燕一样，它们才是释迦塔的主人，甚至，就是释迦塔本尊。而眼前的人们，不过是匆匆来去，潮起潮落。对此，它们已然见得太多了，根本没有推理的兴致。

这一千年里，风雨侵过，雷电击过，炮火袭过，却犹兀立，只静静在光影与岁月里，禅定，与时俱老，与天不朽。

应县木塔禁攀登，本意当然是为了保护，而我以为，还有更深的效用。因为，禁得了人，却禁不了猫雀。禁人则远俗，不禁猫雀则通天。只可远观，不可近玩。远观则敬，近玩则衰。释迦塔，因而更加超凡绝尘。

旅游